



王財地送子參軍

XINRENWU XINSIXIANG · 天津人民出版社

新人物 新思想



王財地送子參軍

本社編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王财地送子参军

.....郭建章 柏愈 胡得玉(1)

以身许国 以家许国

.....《山西日报》编辑部(20)

王財地送子參軍

郭建章 柏愈 胡得玉

兴县城关公社公义大队，有个六十七岁的老汉，名叫王财地。他的窑门口，从一九四〇年起，就挂上了一块革命军属光荣匾。这块光荣匾，已挂了整整二十四个头了。在这二十四年当中，他把自己的五个亲生儿子——王埃英、王埃明、王埃支、王红有、王青云，接连送到自己的部队。这块匾，是王财地老汉和他的五个儿子为革命事业尽忠的标志，记录着他们对阶级敌人英勇搏斗的光辉的战斗历程。每当人们路过他的窑门口，望见这块衬托着青山綠水、交映着翠柏苍松的光荣匾，不

禁肃然起敬。

忘不掉的伤疤和仇恨

王财地老汉，接连把自己的五个儿子送上前线，是为了给祖祖辈辈受尽了地主、反动派压榨欺凌的阶级弟兄报仇雪恨；是为了给翻了身的劳动人民保田保家，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旧社会，王家三辈子给地主当佃户。从王财地记事起，就跟着他的四个哥哥租种着本村大地主孙开仓的几块薄坡地，真是受不尽的牛马苦，交不完的催命租啊……秋收季节，粮食刚刚下塲，就在地主的皮鞭监督下，一袋袋地扛上去交了租；又在官兵衙役的刀枪威逼下，扛上一袋袋的粮食去交粮。就这样，他累死累活受到四十岁，反而欠下孙家五十石租子。他，

恨透了地主，恨透了官衙，也恨透了为地主、官衙当爪牙的反动军队。

一九三九年春天，他的大儿子刚刚年满十八周岁的时候，盘踞在兴县的閻锡山匪军七十一师，突然来这里抓兵。一群勾子军，进村就乒乒乓乓打了几枪，把全村群众堵在家里。他们在閻长家大吃八喝了一顿之后，随即放出声来，单要四名贫苦人家的子弟去当兵，其中就有王财地的大儿子王埃英。

“为什么刘得义家里弟兄六个不抽他们的兵？”

“那是因为人家有钱。”

“为什么孙承恩家里从来就不出兵？”

“那是因为人家有势。”一伙穷弟兄们聚集在王财地的窑门口，倾诉着自己的不平。

这时，王财地突然站了起来，气愤愤地跟大伙说：“咱人穷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要想让我儿子去当这号土匪兵，替他们欺压穷人，那死也办不到！”就在这一天傍晚，他悄悄打发他的大儿子爬过山梁，躲到后沟。

到了掌灯时分，两个勾子军踹破王财地的窑门闯进来。窑内，灯光如豆，全家人紧紧挤在炕头上。勾子军贼眉鼠眼，一看没有王埃英，就恶狠狠地叫喊起来：“好哇！跑了和尚跑不了寺！”他们连打带拖把王财地拉到了乡公所，五花大绑，高高地吊在一棵柳树上，打了个死去活来。

当王财地苏醒过来的时候，一个勾子军来到了他的身边，凶恶地奸笑着说：“老乡，不要受这号洋罪了，拿出三十块‘老人头’，也就算你交了兵。”

王财地鄙视地说：“你们找错门了，村里有的是财主，你们为啥不向他们要钱，为啥不向他们要兵！”

随着又是一阵皮鞭声，王财地又一次昏迷了过去。

勾子军看到在王财地身上挤不出什么油水来，为了回去交差，第二天就把王财地带回了县城。

勾子军从上到下，打的是一路算盘，抓兵就是为了要钱。王财地到了县上，一连蹲了三个月监牢。眼看着过了芒种，他的四个哥哥见王财地家里婆姨娃娃一大堆，饿得连半碗糊糊也喝不上；人要是再不回来，庄稼种不上，就连个大秋也没个熬头，这一家大小还咋个活法。于是，背着王财地，向地主借了三十块现大洋，才把他赎回来。

王财地虽然从监狱里回来了。可是，他的背上除了背满阶级仇恨的伤痕以外，又背上了永世还不清的大头债。

“有娃要送咱八路军”

就在这年冬天，晋西北高原上空，卷起了巨大的革命风暴。閻锡山一手挑起晋西事变，他的一伙匪徒，在人民群众团结抗日的怒吼声中，被赶出了兴县，八路军开到了这里。从此，王财地的家乡，来了自己的军队，有了自己的政权，他那多半辈子压弯了的腰板，也慢慢地直了起来。

王财地积极参加了抗日救国运动，他跟着党和抗日政府，到处发动群众，号召大家有钱出钱，有粮出粮，有人出人，有力出力。他不止一次地和地主、富农展开说理斗争，他的阶级觉悟有了飞快的提

高。不久，就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了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战斗员。

一天，王财地一家人围坐在炕上吃晚饭，他对着大儿子问道：“埃英，要是让你上前线，你能走不能走？”

“就是我能走，怕爹你也舍不得。”

“孩子，这话你可说错了。过去是有錢人的天下，如今是咱穷人的江山。过去咱死也不当勾子军，那是因为勾子军是咱穷人的死对头。如今我想叫你去当八路军，那是因为八路军是咱穷人的救命星。要不是八路军来了，咱哪能吃上一顿舒心饭。”

沒有几天，一九四〇年的春节刚刚过后，为了粉碎日寇的春季扫蕩，王财地坚决把自己的大儿子送上了抗日战場，成为我八路军一二〇师特务团的一名出色的



战士。

王埃英到了部队，没有忘记父亲对他的嘱托。在那艰苦抗战的一九四二年，他保持了一个革命战士的本色。数九寒天，部队穿不上棉衣，上级发了两张破羊皮，他就缝缝连连抵御〔yù 念玉〕风寒。可是他不叫苦，他说：“我们家几辈子都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。”长途行军，部队没有鞋穿，他就用马莲草编织成草鞋穿，可是他不叫苦，他说：“我长这么大，我妈也给我做不起一双鞋。”灾年歉收，每人一天只能吃到六两黑豆面，他还是不叫苦，他说：“这比我家过去一天喝三顿苦菜汤还要强。”他时时刻刻铭记着父亲的教导：“这是为自己闹革命！”

这年五月，他参加了歼灭日寇村川大队七百余人的田家会战斗，一连六昼夜截

击和追击敌人；随后又在奔袭岚〔lán 念藍〕县东土峪敌人据点的战斗中，连夜强行军一百四十华里，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；在边区极端困难的情况下，他和部队一起编筰〔zhào 念招〕篱，卖煤炭，背运粮食，往返于兴县陕北之间，一直坚持抗战。

王财地对儿子取得的每一次胜利，都充满了愉快的心情。每当他赶上了羊群，登上了山岗，便高声歌唱：“有娃要送咱八路军哟，保卫穷人闹翻身哟……”

为了保田保家

一九四五年一月，王埃英因腿部负伤，光荣地复员回来了。就在这全家团聚的时候，王财地对二儿子王埃明说：“你哥哥当了几年八路军，这是为我们王家争了光彩，为咱穷人争了光彩，可是革命还没

有到头，你要准备接你哥哥的担子，上前线杀敌人。”

王埃明毫不犹豫地回答说：“我早准备好了，啥时要我啥时到。”

但是，这一年政府动员参军的时候，却因为王埃明年幼体弱，领导上没有批准。这使得王财地老汉心里十分不安。第二年，领导上又没批准。王老汉的不安心情更加沉重。一直到了一九四九年春天动员参军时，他迫不及待地拉着埃明来到会场，激动地对大家说：“我家是靠减租减息、土地改革翻的身，是靠共产党、解放军，分了地、有了牛、住上了新房；要是咱不去打蒋匪，谁来保咱的好光景！这一回，说什么也得让二小子去。”在王老汉的再三请求下，领导上答应了他的要求。这时，他的脸上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



春风吹拂着杨柳，群山披上了新装，土地还家后的庄稼，长得比哪一年都强。王老汉在送子参军的途中，指点着一块块的土地对埃明说：“这蔚河两岸的好庄田，从前有几块是咱穷人的！孙开仓、康怀明两家大地主，霸了前沟霸后沟，把这一带的穷人，逼得没有半点活路……。”

埃明领会了父亲的心意，坚定地说：“爹，你放心吧，不打垮蒋贼我决不回家！”

进了县城，王财地指着一片瓦砾〔念立〕场对埃明说：“孩子，十年前，爹在这里蹲过三个月监狱，落下了一身伤疤，还不知有多少人在这里送了命……。”

埃明没有再等父亲说下去，马上斩钉截铁地说：“爹，我让他血债要用血来还！”

王埃明带着亲人的仇恨、阶级的怒火，急行军数千里，进军大西北。随后，又随

军越秦岭，过剑阁，解放成都，直达雅安，追歼胡匪于西南边疆。

这一年的腊月二十九，王埃明跟着营参谋长带着由三十七人组成的一支小分队，来龙潭驿〔yì 念义〕开辟工作。刚刚来到这里，就受到大批土匪和地主武装的包围，小分队随即投入了战斗。可是匪徒越聚越多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当时，王埃明是营部的通讯员，参谋长命令他星夜赶回成都，向上级报告情况。龙潭驿距成都二百里，在夜色苍茫的时候，王埃明化装成农民模样，推着一辆自行车，巧妙地混出了敌人的包围圈，飞也似地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中。

黎明，司令部派出的大批剿匪部队，乘坐着一长串汽车；以王埃明同志为向导，开到了龙潭驿。在我内外夹攻之下，